

海边人家

盛夏之夜。人们或挈妇将雏逛街购物,或守在电视机前“夜闻天下”,或邻居好友围着桌子打着麻将享受空调送来的清凉……可在无电无麻将的半个世纪前的农村,盛夏正值“双抢”(抢收抢种),是一年中最忙最苦最累的季节,暑夜消夏别有一番情景。

游泳消夏

我老家门口,金塘溪东西横贯清澈明净。“双抢”期间,每到夜幕降落,顶烈日冒酷暑整天奋战田头的村民,背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盐粒。一听到“放工”哨子声,除了忙着去挑草晒草(当时稻草都分到家作为燃料)的,都争先恐后地投入母亲河的怀抱,痛痛快快地洗澡,清除身上污垢,抚平心中烦躁,消除防暑以获清凉。当时我刚高中毕业,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极限劳动使我热不可耐。一到埠头,我就“扑通”一声跃入水中,挥动双手,奋力往前,感受母亲河的温柔和慈爱然后翻身仰泳。天空如一幅无垠的画卷,白云飘浮,星光闪烁,浩瀚宁静而神秘,令人沉醉。游了几十米杀个回马枪。到埠头浑身上下肥皂一抹毛巾一擦,然后又“扑通”一声扎入水中,如鸭子潜水。待浮出水面,摆动两手,如一叶轻舟,慢悠悠来去自如。白天的疲劳和炎热已烟消云散。水中一泡至少半小时。上岸时,通体凉爽。清风袭来,感到秋天般凉快。

桥头聚会

“访仙桥”是金塘柳行当地村民常聚会消

履之留痕

炎炎盛夏,烈日如火,大地在炙烤中喘息。然而,在我小区后的一隅,有一片青绿的荷花池,它如同沙漠的绿洲,散发着清凉与宁静。这里的荷花与睡莲,以最绚烂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来访者。它们在阳光下舞动,有的含羞待放,宛如初妆的少女;有的热烈盛开,与水面的碧波相互辉映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夏日画卷。周日午后,我独自一人沿着荷塘边漫步,空气中弥漫的幽香仿佛有魔力,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我前来。今年的赏荷人潮依旧络绎不绝,他们在荷塘边留影,笑容满面,或轻嗅花香,让那份甜美在心头回荡。孩童们头上顶着绿荷叶,在烈日下欢快地奔跑,给荷塘增添了无限的生机。我凝视着这些荷花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2020年的7月某日。那时,我正前往岱东上班的途中,偶然间一转头,便瞥见了路边河塘中亭亭玉立的荷花。它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刻里,竟已悄然盛开!这不禁让我心生兴奋,还伴随着一丝微妙的激动。众所周知,这个季节由于酷热难耐,烈日炎炎,对大多数植物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挑战。然而,荷花却与众不同,它似乎与夏季有着不解之缘,与水相依为命。一声轻柔的请求将我从未遐想中唤醒,一对夫妇请我帮他们拍照。他们告诉我,这是他们在岱山浙石化工作的三年间,每年必访的胜地。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纯净与期待,这份真挚的情感深深触动了我。我接过相机,为他们记录下这份美好的瞬间。阳光炽烈,我沿着荷塘边缘走进树林的绿

心香一瓣

五六月的老家,满山满坡开着血红而热烈的虞美人,花瓣儿薄薄的,如绫如绸,纤长的根茎似女人纤细的腰身,微风一吹恰如古代怀抱琵琶浅吟低唱的女子,正轻拢慢捻、莲步轻移。倘若你倚窗遥遥望去,定以为是天上的一抹红霞,抑或是落入凡尘的云锦。坡上低矮的冬青,淡粉的野杜鹃,白色的蔷薇花、摇头晃脑的几株狗尾巴草夹杂着……像在召开一场万人演唱会。坡下不远处一户人家,一个女孩儿正蜷缩在角落“喂喂”哭泣着,眼睛红肿,浑身瑟瑟发抖,似狂风中凌乱的小花。她无助地用双臂环抱自己,将头深深地埋进双膝中。她的母亲瞪着眼睛,沙哑着,压低着嗓音恨恨地说:“你怎么对不起我哟!”一边用两指使劲地掐着她的胳膊,手臂像似熟非熟的桑蚕,青一块紫一块。周围还站着她的阿姨们、姐姐们,排着队,绕着圈,指指点点,叽叽喳喳,“阿咪,书不会读叫她滚出去好了,吃什么大排肉,给她喝酱油汤好了。”围观的其他大人抿着嘴做出毫不掩饰的讥笑模样,一些小孩,则学着她阿姨的腔调互相骂着玩:“阿咪,叫她滚出去。”她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?不,不是的,她只是,只是没考上母亲心中理想的重点高中。可母亲是真真绝望了,觉得她的世界天崩地裂坍塌了,觉得她的女儿未来的路荆棘丛生断崖了。很长的时间里,母亲的眼神是怨恨的、失落的,她

暑夜消夏

□徐国南

遣之地。桥北原桥堍两旁各有两根石凳,每根长两米许。每到夜晚八时左右,大家就走出家门或摇着蒲扇或哼着小调悠悠然向“访仙桥”汇聚。由于白天暴晒,石凳尚未冷却,热浪仍在涌动,然而比起白天在田间的炙烤已幸福满满。大家聚坐桥头,道古往今来,聊家长里短。谈生活,谈农事,谈丰收。其中最健谈的算是红道大叔,他读过几年私塾,粗通文墨。远至三国鼎立、薛仁贵征东、水泊梁山、金塘徐家祖宗仙人山得宝发迹等故事传说,近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,上海滩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的为人处事……娓娓道来,如数家珍,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另一位是良红队长,无论别人怎样海阔天空地聊,他总是静静听着,不轻易参与。待别人讲完,他才指点金色田野,展望明天丰收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,令人心中有梦,憧憬满怀。热浪退去,“清风半夜鸣蝉”。一切都静谧而安详。“访仙桥”也回归寂寞。待午夜梦回,田野里又将是烈日高悬喧闹繁忙。“先生来了。”一个人影从东边缓缓而来。

打谷场说书

夜幕早已垂落,打谷场仍闹哄哄的。有靠着竹椅摇着蒲扇引颈东望的,有拿着茶杯品着香茗感受生活静好的……有个小孩问红道大叔:“阿公,说书先生好来了吗?”说书先生,邻村人氏也,五十余岁,双目失明。那个年代,文化生活枯燥,听说书就成了村民们夏夜熬度炎热消遣时光的最佳选择。“先生来了。”一个人影从东边缓缓而来。

夏日荷花美

□谷均



荫中。微风轻拂,虽带着热气,却也带来了几分凉意。满池的荷叶在风中轻轻摇曳,荷花如同亭亭玉立的少女,含羞带笑。赏花人在荷叶间徘徊,期待着心中那份爱恋的生根。赏荷,宜在清静之中。最佳的场所是那些不大不小的池塘,荷花不需过多,十几朵娉婷玉立便足矣。这,正是荷花的魅力所在。它们不仅是夏日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,更是人们心灵的一片净土。在这里,我们可以暂时将尘世的喧嚣抛诸脑后,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荷花以其独特的魅力,为我们的心灵带来了一次洗礼,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色彩。

□陈芳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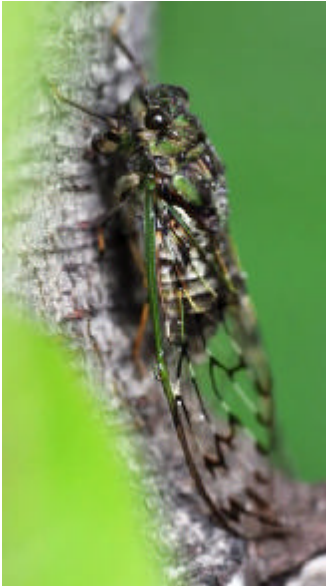
的心像被掏空了的,偶尔会发疯似的对着女儿又打又骂。女儿变得敏感暴躁,自卑忧郁,战战兢兢,眼神由明亮自信变得混浊逃避。可成长的路何止中高考,还有各种鸡零狗碎烦心扰,各种心事重重惹人恼,每次倾诉得到的总是母亲歇斯底里的骂声:“你活该!”她过得浑浑噩噩,谨小慎微,失了对生的渴望、对美的向往,没了翻山越岭的勇气,母女关系也越发剑拔弩张。有时她真觉得自己像一摊烂泥,连坡上的一朵野花也不如。再后来,女孩儿长大了,工作了,结婚了,可小时的情景常常在梦里复现,人儿如同被挂上了浸透深秋夜雨的蓑衣,湿冷沉暗。她常想如果那年考上了重点高中,如果母亲不是非骂即打的态度,而是积极鼓励,她的人生轨迹会不会发生改变。那日,电视上正在播报青年人才奖,细读履历大多是职高生,他们的喜好中华茶文化,在山间承包了几亩茶山并开办雅舍,专于各类烹茶、制茶,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;有的精于各类建筑手艺,如贴瓷砖、刷油漆、铺设水电路线等;有的爱好美容美发,开了十几间连锁……他们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,备受尊崇。职业教育,工匠精神在现代社会以遍地开花、迅雷之势在各个领域大力推崇,熠熠生辉。牡丹,花之贵者。山间少有牡丹身影,它们是属于热闹璀璨的大城市的,如同城市里衣着

位生公和红道大叔父子俩连忙前去迎接。先生坐下,呷了口茶,说道:“各位,昨晚说到杨六郎为了破天门阵,派儿子杨宗保到穆家寨去取降龙木。杨宗保取木不成,反为穆桂英所获,今晚且说‘穆桂英挂帅’。”胡琴响起。“穆桂英收拾好寨中细软杂物,率领数千兵马,浩浩荡荡直奔关卡而来……”本来猴子屁股坐不住的顽童们现在都被强力胶粘住一般。远处树丛里的蝉鸣声不时入耳,周围一片宁静。位生、光祖兄弟俩,一个躺在睡椅上,仰头朝天,右手轻摇蒲扇,左手不时提起茶杯呷上几口;一个坐在竹椅上,屈躬弯腰,时而用蒲扇拍打叮在血管绽起的小腿上的蚊子。他们或凝神谛听,或慨然叹息。“居然会叫穆桂英挂帅,我这个精忠报国杨门之后,老令公之孙,堂堂八尺男儿还有何脸面?我杨家岂不遭人笑话?杨宗保心里闷闷不乐。”说书先生大概走进角色,也显得抑郁不欢。满座无不伸颈侧目默叹微笑。星星在眨眼,鸣蝉停止了歌唱,它们大概也在静听先生说书吧。“穆桂英接过帅印,披挂上马,威风凛凛。杨宗保作为先锋在前开路……”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明晚续说。”先生回家了。可是打谷场上的人们不舍离去,仍在品味着杨门女将的感人故事和报国情怀。当年的暑夜消夏方式看似简单朴实且近似于原始,然其那种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悠闲自然心中有梦崇尚英雄等情怀,却是现在很多人所欠缺的,愿对大家有所教益。

屋檐下

蝉语

□郑凌红



生活,有时候是朦胧的。像莫老笔下打着太阳伞的妇人。从未时到申时,我都坐在屋内。一桌,一椅,一笔,一本子,一颗似燥非燥的心。沿着夏天的路向前走,有东西映入眼帘。热浪袭人,大地在午后静默,秀出新高度。窗外的树叶纹丝不动,如老僧入定,垂挂只是它的常态。目光远处,耳廓延长的部分,依依稀稀。蝉语,忽远忽近,或明或暗,不免感慨。感慨时光容易把人抛,抛万念,念逍遥,逍遥如蝉声,蝉声似水又一夏。蝉,熟悉的名词,夏天的另一张名片。它好比是一本有声书,带给你炎热又一次闯进来的惊喜。时光,呼应热浪,执着依然。无须细想,眼前的分秒如同往昔的分秒。很多时候,也许我们不想改变,只想岁月静好,容颜不老。就像有好多个傍晚,我年纪轻轻,就站在屋顶看夕阳落山。我踮起脚尖,一次次若有所思,可是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,完全被我遗忘,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好在,忽而今夏的蝉鸣如约而至,关乎热,也关于冷。燥热被一声声的执念慢慢冷却,如同一块冰融化了爆俗的心。从光阴的溶洞里钻出来,好像一瞬间,我还是看到了现在的样子。现在的样子不可捉摸,像武侠小说的结尾,也像蝉不平凡的一生。蝉卵产在树枝的孔眼里,运气好的,躲过了蚋的偷食,滋长出成为幼虫的机会,而刚孵出的幼虫随枯枝掉落地面,寻土松处钻入地穴,开启漫无天日的蛰伏。三年,五年,七年,甚至更久。倘使这段时间内没有被野兽从地底刨出,就有机会成虫。破土而出后,成虫凭本能开始攀爬上树,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蝉被人逮捉,成了“盘中餐”,有幸逃离的,找个安全之地,垂挂于树身,静待蜕壳。鲜为人知的还有,在蜕壳的过程中,如若不幸受到干扰,将陷入无法飞行,更不能发声的凄凉境地。在生命的轨迹上,时间刻下不同的痕迹。可曾想到,蝉的一生,竟如此多难。数以年计的等待,只为歌之、唱之、咏之,如泣,如诉。下里巴人说它是“知了”,知,乃大智慧,了,即轻松放下。阳春白雪说它,一面是新生,一面是离去;一面是迎接,一面是放下。这样的一生,仿佛一场缥缈的春梦。它藏在蝉噪林逾静里,它肩负使命,它拥抱时间的青昧。它知道,不需要装下那么多。幸福,是命运留给自己的歌曲。

光鲜、脚踩高跟、肤若凝脂、高高写字楼里的白领。家乡的虞美人虽没有牡丹那样高贵的美,仿佛更像乡野田间的杂草,野蒿子一样的,贱生贱长的,不为人注目。然而,它不甘沉沦,不舍不弃,默默积蓄,有一日疼痛绽放,白的、粉的、红的,铺满街道、山坡,开得漫天漫地,同样绚烂而夺目,美得惊心动魄。一朵花,纵使是卑微的一株杂草,通过努力,也可以让命运改变,挣扎出另一番景象,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!五六月是花开正浓的季节,也是一年中的高考季,几家欢乐几家愁的。但无论中高考失败与否,它不是判决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,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,最重要的是:不要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与热情,要不断地锤炼自己的人格和目标,要相信奇迹会开出花。人生的悲剧往往从内心失衡开始,命运的阴霾,是始于内心的乌云。这世界上唯一可以永远依靠的是我们自己培植的心灵与意志。当你坚定地勇往直前的时候,你要相信,天地万物也会齐心协力地帮助你、提携你。再难的机会也会在崖缝中,露出嫩芽。我真希望天下再无女孩那样的遭遇,愿亲爱的你,在某个早晨醒来,突围而出,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,像花儿一样尽情绽放。牡丹很美,然虞美人真的很也很美。每种花都有属于它的花期,再卑微的植物也能开出属于它自己的花。